

世 界 思 想 家 译 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KIERKEGAARD
克尔恺廓尔

[美] 苏珊·李·安德森 著
SUSAN LEIGH ANDERSON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中華書局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编：张世英 赵敦华

On Kierkegaard
克尔恺廓尔

[美] 苏珊·李·安德森 著



中华书局

THOMSON



WADSWORTH

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

On Kierkegaard, ISBN 981-240-771-ee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Wadsworth, a divi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by Thomson Learning.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omson Learning and Zhong Hua Book C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尔恺廓尔/(美)安德森著;瞿旭彤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4
(世界思想家译丛)

ISBN 7-101-04233-3

I. 克… II. ①安… ②瞿… III. 克尔凯廓尔, S.
(1813—1855)—哲学思想 IV.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1719号

书 名 克尔恺廓尔

丛 书 名 世界思想家译丛

主 编 张世英 赵敦华

原 著 者 [美]苏珊·李·安德森

译 者 瞿旭彤

责任编辑 江绪林 翁向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4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3½ 字数 68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233-3/B·396

定 价 8.00元

目 录

1 克尔恺廓尔的生平	1
2 克尔恺廓尔的哲学	26
2.1 导论	26
2.2 克尔恺廓尔反对什么	29
黑格尔	29
以往关于成为信徒的必要条件的观点	32
“现时代”	33
任何时代的潮流	34
讨论题	35
2.3 克尔恺廓尔哲学的主题	35
个体主义	35
真理即主观性	38
非此即彼	45
生存的三层面	50
信仰	58
“心灵的清洁”	71

激情	74
“生活中的首要之事：赢得自我、获得自我”	76
讨论题	79
3 克尔恺廓尔哲学的重要性	89
讨论题	98
参考书目	100

1

克尔恺廓尔的生平

我的整个一生都是一首为了促使人们警醒的讽刺短诗。

(《日记》，1848年)

1813年5月5日，索伦·克尔恺廓尔(Søren Kierkegaard)生于丹麦的哥本哈根，他是迈克尔(Michael Pederson Kierkegaard)和第二任妻子安妮(Ane Sørensdatter Lund Kierkegaard)的第七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外在地看，克尔恺廓尔的一生平淡无奇。他去过四次柏林，穿越海峡到瑞典做过一次短期旅行，到父亲在丹麦乡村的出生地参拜过一次；除此之外，他都只是呆在哥本哈根，在该城度过了四十二年的短暂一生。在大学期间，他放荡形骸，直到成为一名信徒。他和雷吉娜·奥尔森(Regina Olsen)相爱、订婚，后来又令人费解地解除婚约、断绝关系。为了成为一名路德宗教会(Lutheran)的牧师，他进入了神学院；但是，他后来却选择了一种基本上深居简出的作家生活，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也仅仅是为了散步和

乘坐马车。此外，克尔恺廓尔参与过两次公开争论：一次是他公开指责当时风行哥本哈根的讽刺性报纸《海盗》(*The Corsair*)水平低劣，《海盗》则反过来毫不留情地回击和讽刺了他；另一次是他抨击丹麦的路德宗教会。他死于1855年11月11日，临终之际拒绝接受牧师为他举行圣事。

然而，内在地看，克尔恺廓尔的一生丰富多彩得多，而且他的一生和他的哲学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克尔恺廓尔的哲学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根据外在的行为，很难对人做出判断；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些可以公开地看得见的。就克尔恺廓尔的内在而言，

他的“反思”如此深刻有力，以至于他的一生被认为是最富戏剧性的。万事都发生在他的灵魂之中，那些别人认为微不足道的、或者力图尽可能忘记的事，却被他的思考增强、放大和“渗透”，直至产生了最丰盛的诗性珍品和哲学珍品……。这是……一个个体的人，他极富天赋，却又极为“孤单”，他所与之抗争的不是一些外在的力量、而是他自己——以及上帝。^①

要想理解克尔恺廓尔的一生，首先应从对他影响甚大的父亲开始。迈克尔(1756—1838年)出生贫寒，他的出生地日德兰半岛(Jutland)是丹麦当时最荒凉的地区之一。他在这里度过了以牧羊为生的少年时光。十一岁时，他被送到哥本哈根的亲戚那里当学徒，和这些颇为富裕的亲戚生活在一起，并且接受他们的信仰指导。这些亲戚也刚从日德兰半岛搬来不久，他们的信仰指导是乡村型的，并且带有反教权主义的潜在倾向；这种倾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并且通过他影响了他的孩子们。

到哥本哈根当学徒,极大地改变了迈克尔一生的道路。这位学徒不但表现优异,而且雄心勃勃。当时哥本哈根的经济发展势头不错,这位年轻人很快就拥有了自己的布匹生意,并且把获得的利润精明地投资于其他生意。在三十岁之前,这个昔日的牧羊童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男人;然而,在他的乡村根源和新的城市环境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他也被认为是一个极度忧郁^②的男人。

关于迈克尔忧郁症的来源,有两种说法。有些传记作家认为,这起源于他孩童时对上帝的一次诅咒。根据这种说法,他的余生被孩童时的不虔敬所累,而且他也相信生活中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上帝对他的愚弄。另一些传记作家则认为,迈克尔的忧郁症来源于他的罪恶感,他在首任妻子去世后不到一年,就让女管家安妮怀上了孩子。之后,他马上和这位农妇出身的女管家成婚;她是他所有七个孩子的母亲。

不管情况具体如何,迈克尔大约在再婚前后把生意托人代管,退休在家整天沉浸在自己的罪恶之中。不过,迈克尔对生意的关注和对金融的敏锐并未完全消退。十六年之后,也就是国家金融体系崩溃(state bankruptcy)的、灾难性的1813年,他把自己绝大多数的资本转化为可自由兑换的债券(gold-convertible bonds),不仅试图继续保留、而且甚至(相对于别人而言)试图增加自己的财产;也正是同年,索伦·克尔恺廓尔来到人世。

索伦是一个有些柔弱和受到保护的孩子,经常和父亲呆在一起。父亲严厉而古怪,使得整个家庭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氛围,而且还不断向索伦灌输一种情绪性的、焦虑型的宗教信仰。此外,父亲还向索伦不断言传身教各种故事和场景,从而

大大激发了索伦的想像力。1821年,这位“暴发户”父亲把索伦送进了哥本哈根最好的预备学校;不过,由于出身农民,他在索伦身上不太舍得花钱。衣服非常老套,而周围却满是贵族同学,这使得索伦十分尴尬和痛苦。索伦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不过,以敏锐和机智而出名的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认真的学生。一个同班同学后来曾这样总结过克尔恺廓尔与同学和老师的关系:

在同学们看来,S. K. 是一个机灵鬼,和他吵架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他知道如何让对手显得荒唐可笑。同学们还认为他是一个大体上还不错的男孩,信仰虔诚而且品行端正;同学们没有因此奚落过他……我们丝毫没有怀疑过他会成为一名对抗时代的伟人。他看上去非常保守……。老师们都承认 S. K. 身负异秉;不过,他们并非总是对他表示满意。他们认为,他不够勤奋,而且对待老师的方式有时失于轻率。有一次,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已故的穆勒先生(L. C. Muller),相当苛刻地纠正了他的错误。S. K. 却发出一阵大笑。与他家颇有世交的穆勒紧紧揪住他的衣领,愤怒地说:“要么你走,要么我走。”S. K. 想了一下,说:“那好,最好还是我走。”话音未落,他就走了。^③

1830年,17岁的克尔恺廓尔在哥本哈根大学正式注册,开始学习神学。他之所以学习神学,是为了要满足父亲的心愿,哥哥彼得(Peter Christian Kierkegaard)之前已经这样做了。不过,在大学期间,克尔恺廓尔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阅读文学和哲学,从而他遇到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开始强硬地反对这个体系。对于他来说,这个体系没有为个体提供任何位

置,因而不能提供他一直在追寻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是真的真理……一个我能够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④。当时丹麦的路德宗教会也不能提供给他一直在追寻的东西。索伦不再敬虔度日,而是开始了一种追逐快乐的生活,不仅反抗了父亲,而且反抗了上帝。不过,他饱受得自孩童时的忧郁症的困扰。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刚从一个宴会回来。我是这个宴会的台柱和灵魂;我妙语连珠,众人都因为我开怀大笑而且对我钦佩不已——但是,我走了——这个破折号应该像地球的轨道一样长——我想开枪打死我自己。

该死的,我能够和万事万物、但却不能和我自己脱离关系。甚至在睡着时,我也不能忘记我自己。^⑤

甚至早在挣扎迷茫之时,克尔恺廓尔就已知道惬意生活的关键不在于别人的赞赏和认同,而在于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努力去发现自己能够变好:

在认识任何别的事物之前,人必须认识他自己。这样,只有在内在地理解自己、从而看清自己的道路之后,人的生命才能获得平安和意义……在精神世界里,首先最必须做的是,在第一道光线到来和阳光照耀之前工作一段时间。^⑥

1838年,索伦终于回归基督教;5月5日生日那天,他与父亲彻底和解;二周之后的5月19日,“阳光照耀”在索伦头上,他经历了一次“不可名状的、充满喜乐的”宗教体验。

不久之后的8月9日,父亲辞世,给索伦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1838年,索伦的老师兼道德导师、哲学教授保尔·马丁·墨勒(Poul Martin Møller)离开人世。随着两人的

相继辞世，索伦决定全心投入神学学习，预备成为一名牧师。也是在1838年，索伦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一个依然活着的人的几篇论文》(*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问世；在这部作品中，索伦严厉地批评了同时代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在他看来，安德森的作品充斥着自我怜悯和多愁善感，完全缺乏人应该自治和有责任感的观念。

1840年7月，索伦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神学考试。同年，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讽刺的概念》(*On The Concept of Irony*)，他在论文中把现代罗曼蒂克式的讽刺和苏格拉底式的讽刺相互对立，否定前者，肯定后者——苏格拉底正是他的一位英雄。

1840年9月，在通过神学考试之后不久，克尔恺廓尔和雷吉娜订婚，这位漂亮的女士年方十七，是州议员特尔齐尔德·奥尔森(State Councilor Terkild Olsen)的女儿——她位列上帝之后，是克尔恺廓尔一生的挚爱。他俩几年前邂逅于一位朋友的住所，根据他后来关于两人关系的描述，^①甚至在父亲去世之前，他“就已属意雷吉娜”。他在准备神学考试的时候“任她在脑海中弥漫”。他不断寻找借口拜访雷吉娜家；在9月8日，他觅得机会，和她单独会面，向她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我们在她家门外的街上见了面。她说家里没人。我十分鲁莽，以为这是一种邀请、一次我期待已久的机会。我和她一起进屋。我们就这样站在客厅里。她有些不自在。我请她像往常一样弹奏一些曲子。她弹起了钢琴；而我却依然心神不宁。后来，我突然抓起钢琴上的乐谱，

把它合上，并且不无冒犯地把它丢到一边，对她说道，“哦，我怎么关心起音乐来了。你才是我正在追寻的呀；为了你，我整整追寻了两年。”她沉默不语。此外，我没有做别的什么让她留下印象的事情；我只是警告她，让她当心我，当心我的忧郁……

她依旧沉默不语。最后我只好离开了，因为我担心有人会来发现我们俩，她会因此受到打扰……

她的父亲对此不置可否。不过，他非常乐意，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我提出会面的请求，得到了准许，时间定在10号下午。我没有说过一个字来说服她。她说，好吧。

……但是第二天，我在内心中明白自己走错了一步。^④

克尔恺廓尔显然是在和雷吉娜恋爱，但是他为什么发现自己“走错了一步”呢？这一直是人们长期以来思索的主题。克尔恺廓尔已经战胜了“心中的渴望”^⑤，而且成功地让雷吉娜忘掉了另一个男人施莱格尔(Frederik Schlegel)，她以前依恋的那个男人(克尔恺廓尔对她说，“就让那关系成为一段插曲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逐渐认为自己不得不结束这种关系。他在《日记》里讲述了自己对雷吉娜的感情和为什么不能娶她的原因：

我还不能清楚地确定，她在纯粹的情感方面给了我怎样的影响。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她把自己给了我，对我近乎崇拜，请求我去爱她，这让我深受感动，愿意为她甘冒任何风险。我总是试图对自己隐瞒她给我带来的巨大感动，这些感动恰恰证明了我是多么地爱她……如果我不是一个需要悔罪的人，如果我不曾度过(我以

前的生活),如果我不是这么忧郁,那么我和她的结合将比我梦想的要快乐得多。但是,照我以前的光景,哎,我以前的光景,我不得不说,我在没有她的不快乐中会比和她在一起时更加快乐……

但是,我们的结合遭到了神圣的反对(a divine protest),我就是这样理解的。^⑩

显然,克尔恺廓尔觉得自己不得不放弃雷吉娜,因为他相信,当时的他不得不在雷吉娜和上帝之间进行选择^⑪——“要点在于:不是拥有几种思想,而是牢牢持守住一种思想。”^⑫而且,他已经选择了上帝,因此,向雷吉娜的求婚是“走错了一步”。不过,他后来认为,放弃雷吉娜是错误的,假若他当时对上帝有更多的信仰,假若他当时真的相信在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他在选择上帝的同时本来也是可以拥有雷吉娜的。^⑬(我们在讨论《恐惧与颤栗》(*Fear and Trembling*)^⑭时会更多地涉及到这一点。)

结束这场关系并非易事。在那个年代,要想取消婚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并没有“合适”的结束理由的时候。最后,克尔恺廓尔不得不残忍地强迫雷吉娜放弃对他的执着。当她问他:“你永远不结婚吗?”他答道:“是的,也许等我放荡十年以后再说吧;那时我会需要一些年轻的血液帮助我重新焕发青春”。^⑮他的内心当时究竟在想些什么,他稍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段可怕的、痛苦的时间:我不得不如此残酷同时又要像以前一样去爱。她挣扎得像一只雌老虎。如果不是我相信上帝已然对此投了否决票,她就已经胜利了。^⑯

他们又进行了一次会面：

她说：“答应我，要想着我。”我答应了。“吻我”，她说。我吻了，但是毫无激情。慈悲上帝啊！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夜。^⑦

雷吉娜在婚约解除之后变得十分虚弱。两年后，她和施莱格尔结婚。之后，雷吉娜和克尔恺廓尔仅仅有过一次——“在此世此地的最后一次”^⑧——短暂的街头邂逅，这次邂逅发生在施莱格尔夫妇即将前往西印度群岛之际，雷吉娜的丈夫当时被任命为那里的总督。

克尔恺廓尔对雷吉娜的爱从未有过停歇。他依然把雷吉娜看成自己的未婚妻，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为她而写的，他在临终之际还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她。^⑨就雷吉娜来说，根据一位朋友的说法，“雷吉娜从未忘记过自己年轻时的奇妙经历。尽管她对此不能完全理解，但她从未忘怀过那种曾与殊异超绝之天才有过亲密接触的感觉。”^⑩

婚约破裂后，克尔恺廓尔暂时避居柏林，他在那儿参加了谢林(Schelling)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讲演并感到失望，他开始致力于一本奇特的、令人费解的著作——《非此即彼》(Ei-ther/Or)——以笔名维克多·艾利密塔发表，这本书令他出了名，特别是其中臭名昭著的一章“勾引家日记”，里面描述了一个在所有文学中“当之无愧的超级‘色狼’的人物”。^⑪随后他回到哥本哈根的家中，依靠父亲留下的日益消减的钱财度日，开始过着基本上深居简出的独立作家生活——他不再成为一名牧师。

1843年初，两卷本的《非此即彼》(Ei-ther/Or)出版。根据沃尔特·洛里尔(Walter Lowrie)^⑫的说法，该书的书名可能比

书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这个书名日后成了生存主义(Existentialism)^⑧的口号,克尔恺廓尔也被颇为恰切地称为“生存主义之父”。藉着“非此即彼”,克尔恺廓尔回应了黑格尔试图调和对立观念的“既此又彼”(both - and)的综合理想。对于克尔恺廓尔来说,在互相排斥的选项中选择是生活的内容之一,其中最重要的选择——选择如何终极性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⑨——决定了人的一生及其生命的意义。

《非此即彼》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颗学术新星……如日中天——他预示了、并且带来了厄运。颇具魔力的是,读者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他的书,一会儿不满地把他的书丢到一边,一会儿却又再次拿起他的书,欲罢不能、却又不忍卒读。我能够听到你在问“但,这是什么?”。这就是索伦·克尔恺廓尔的《非此即彼》。你不知道这本书引起了多大的轰动效果。我想,从卢梭(Rousseau)的《忏悔录》(Confession)登上神坛以来,还从未有一本书在读者群中引起过如此大的轰动。^⑩

自《非此即彼》起,克尔恺廓尔的写作实践开始发生变化,他以笔名^⑪创作出各种作品(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克尔恺廓尔就是作者^⑫),并在自己的名下出版发行。一般认为,对于那些意义有所不同的、在他名下出版的作品,克尔恺廓尔承担文责——在这些作品中,克尔恺廓尔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做“直接沟通”;而他在那些更为流行的笔名作品中所做的则是“间接沟通”,仅仅说出了部分的真相——这些作品可被认为是从特定的有限角度来看待生活。关于克尔恺廓尔的笔名作品,瑞典作家斯图尔岑·贝克尔(O. P. Sturzen - Becker)——他曾于1844至1847年间在哥本哈根生活过,并且

也曾用过笔名写作——如是说：

他这个月用“沉默的约翰尼斯”(Johannes de Silentio)^⑧作笔名,另一个月又用康斯坦丁·康斯坦修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⑨,然后是维吉鲁斯·哈夫尼恩斯(Vigilius Hafniensis)^⑩、尼古拉斯·诺塔贝内(Nicolaus Notabene)、约翰尼斯·克里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⑪和希拉里乌斯·布克白德尔(Hilarius Bookbinder)^⑫。所有这些作品确实都可以被视作同一类型的思辨性幻想……克尔恺廓尔自己则称之为“思想试验”,这是他十分喜欢的说法;克尔恺廓尔的确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他几乎同时谈论了世上的一切事物,既涉及形而上学的本性,又涉及审美、心理学和社会等方面。他利用低音旋律(bass melody)把所有这些不同的主题组合在一起,这低音旋律不单来自他的辩证法,而且源自他不断进行的“苏格拉底式的讽刺”。克尔恺廓尔确实是辩证法方面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⑬。

在《非此即彼》之后,克尔恺廓尔的六部主要笔名作品很快接连面世:《重复》(*Repetition*, 1844年)、《恐惧与颤栗》(1843年)、《焦虑的概念》(*The Concept of Anxiety*, 1844年)、《哲学片断》(*Philosophical Fragments*, 1844年)、《生活道路诸阶段》(*Stages on Life's Way*, 1845年)和大部头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1846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非科学的最后附言》本被打算作为篇幅短小的《哲学片断》的附录而写的——后来还加上了一些在克尔恺廓尔名下出版的“训导性”的、布道式的谈话。

在名著《恐惧与颤栗》和《非科学的最后附言》中，克尔恺廓尔提出了一些非常不正统、有时甚至令人震惊的基督教观。他认为，基督教是非理性的、迥异于伦理的东西，而且其中的教义并不重要。他进一步认为，成为一位基督徒并不是与他人一起进行的行为（因此，无需建制性宗教[organized religion]）；虽然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基督徒，但真的信仰者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少。

克尔恺廓尔独自生活，只有一个男仆照料他，他从未邀请过任何人到自己家做客。^⑥不过，因为研究人性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白天会在城里晃悠，以便找到能够说话的人。^⑦克尔恺廓尔有时候会和人手挽手地走在一起。^⑧他乐意和“各种年龄和各种行业的人”说话^⑨：“他会和任何一个人、所有的人开战，正如他在街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可以接近的，在家里的他是任何人都难以接近的”。^⑩他偶尔会乘坐四轮马车到哥本哈根附近的森林旅行。晚上他就呆在家里写作。日后在《海盗》（*The Corsair*）一书中笔伐过克尔恺廓尔的迈尔·阿隆·戈尔德施密特（Meir Aron Goldschmidt）描述了克尔恺廓尔在当时给别人造成的印象：

他看似一个超脱于许多或绝大多数普通的生活状况和生活诱惑的人，尽管这样的生活似乎并不快乐或令人羡慕。他的体形引人注目，并不真的很丑，至少肯定不会令人反感，但还是有一些不太协调的地方：他又瘦又高，却又颇重。他四处走动，就像一种思想在形成的那一刻即被分散和转移……他身上有某种不切实际的东西……对于我和其他在“他的街头沙龙”看到他的人来说，他是那种能够诉之衷肠的人，这不是因为他能够察觉和分享